



首页 → 特别策划 → [关纪新]清代满族文学研究

老舍文学艺术中的幽默气质

——系列论文“老舍文学艺术的满族文化调式”之一

发布日期：2008-05-19 作者：关纪新

【打印文章】

摘要：老舍的文学艺术调式，常常取决于其出身民族——满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幽默，或者说呈现在悲剧状态之上的幽默气质，是老舍特立独标的文学特征，亦可视为老舍受满族历史文化影响至深，而留下的民族文化印记之一。老舍继承了满人的幽默天性，在文学创作中汲取了正反不同的经验教训，确立了自己的幽默观。经过毕生的写作实践，到晚年其幽默艺术风格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调式”，本是乐理知识当中的一个基本概念。[\[①\]](#)即便不大懂得乐理的音乐聆听者，也时常能够大致分辨出某首乐曲出自于较熟悉的那个民族，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调式有差异。笔者把“调式”的概念暂且借用到此，意在说明满族出身的文学艺术家老舍，他的创作，也像世间不同民族的音乐那样，是每每围绕着自己的特殊而又稳定的“中心音”，再把高低不同的“乐音”按照其个性化的“音程”关系组织起来的有机艺术体系。

我们的文学读者或戏剧观众，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乍接触到一部老舍的作品，哪怕还不清楚作者是谁，看上几句，听上几句，便一准儿会品出“老舍味儿”来。同是出于大家手笔，人们自不会把老舍跟鲁迅、茅盾或者巴金、曹禺弄混淆；甚至同是所谓“京味儿”作家，老舍写出来的东西，跟汉族作家张恨水、汪曾祺或者苏叔阳、刘心武的创作，也还不是一个劲儿。——老舍总是老舍。

老舍写作品，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便是只属于他而又不似旁人的文化调式。不同民族的音乐作品各有其“中心音”与“基准调式”，老舍的创作，尤其是他的一系列杰作，也都鸣响着他个性化的艺术“中心音”与“基准调式”。这样的“中心音”、“基准调式”，既具有其内在稳定性，也是别人不易随便照搬翻制的，因为那里头，隐藏着只属于他的某些特别文化密码。

老舍的文学艺术调式，同样常常取决于其出身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

幽默，是老舍的文学特征；或者更说得准确些，呈现在悲剧状态之上的幽默气质，是老舍特立独标的文学特征。这洵可认作是老舍受满族历史文化影响至深，而留下的民族文化印记之一。

汉族传统的书面文学，很早很早，就被附加上去一些不容置疑的“原则”。汉代，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应文章写作，明确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要求；之后的魏文帝曹丕，也在他开文学批评史先河的《典论·论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写作活动与国家命运的大局牢牢捆在了一架战车上。文学既然负荷着这般重大的社会政治使命，便再也不敢造次随便，甚至于不苟言笑起来。文以载道的“斯芬克斯之剑”高悬在中原古典文学的上空接近两千年，犹未止歇，进入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所承受的来自体制形态和政治理念方面的制约，不是淡薄了，而是进一步被强化。20世纪前期的若干年，域内民族与黎民所承受的苦难委实严重，国家政局亦变更频仍，于是，各种政治力量和心存鲜明政治主张的文艺家，继续认为，文学都必须是正襟危坐板起面孔才能说话的。这既是时代所倚，也是一种悠久文化传统在新形势下边的延续。

到老舍步入文坛之际，正统的汉语书面文学，还是没有给一种叫作“幽默”的东西，留下存在和生长的足够空间。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舞台上，仔细观察，老舍是一种异样营养液培植出来的异样花卉。他和许多种汉族文人比肩进入文学领域，竟时常偏离正宗轨道，走出些“怪异”的线路。

清代，八旗制度下的满人们，其生存远不像世间想象得那么惬意。这种制度严格规定，旗人们生来只许当兵保社稷，不许做工务农经商及从事一切其他职业，上至王公贵族，下到普通旗兵，未经许可都不能擅离驻地。在此悲剧性的生命境况里，无奈的旗人们为了解苦闷，多被推搡上了一条文化艺术化的人生之路。同时，这种八旗制度酿成的人生苦酒，也造就了旗人们与众不同的心性与气质。一方面，他们生来是皇家的奴隶（清代只有旗人才自称是皇上的“奴才”，民籍臣下是不能这样自称的），一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有职有“事儿”（旗人把有差事可办的叫作有“事儿”）有钱粮吃着的，命要攥在人家手里，无职无“事儿”无钱粮的“闲散”旗人——那“闲散”的处境并不是自己选择的——命也依旧要攥在人家手里一生一世。可是，有“事儿”没“事儿”的旗人，他心中的苦，都只能自个儿去品尝与消受，在外界眼里，旗人什么时候都是吃着“铁杆儿庄稼”、悠哉游哉、高人一头的特殊阶层。谁也不会设身处地，去替他们分担些许悲哀，永远也不会。在八旗圈儿内，他们人人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人下人”；走出去，他们又是所谓“统治民族”的“人上人”。双重人格必然带来心理的阴影。他们的可怜和郁闷没人知道，没人理睬；他们也习惯于这种没人理睬，由民族

的自尊习性出发，不去做企盼理解的尝试，索性维持一种挺起胸脯乐天面世的形象。刚强一达观一散淡一诙谐，这种从先人那儿继承来的心理气质，一代一代地被沉淀下来，放大开来，竟至养成为民族性的精神习尚。[②]他们永远教世人看他们是享有风光乐趣的“开心果儿”，打掉了门牙咽进肚子，把浮在表面的欢乐带向自我，带向家人，带向社会。这种气质自然跟后世标榜的“专门利人”道德风尚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客观上，却真有那么几分“利他”和“助人”色彩。

辛亥年一场大变故，满人们彻底地成了“人下人”，他们在表面上维持的散淡优雅，不过是实质上困窘无奈心情的负面反射，大跌大宕的时局变异引发了寒暑俨然的世态人心，都沉淀作五味杂陈的人生况味，逼迫着他们细细吞咽。达到某些顿悟的他们，在已经被社会剥夺“话语权”的局面下，只余一笑而已。[③]

满人式的幽默，是特殊命运下面韧性心态的升华。

满人式的幽默，是向悲怆命运作挣扎作抗争的情绪外化，和精神结晶。

这类满人长期养成的幽默天性，还有一个又特别又醒目的地方，是它不大在乎（或者也可以叫作“勇于”）把自我搁进去，开朗从容地自嘲，随时随处不妨“幽”自己一“默”。清咸道年间有一位很出众的子弟书作者，署名“鹤侣”，实则是宗室近支子弟，庄襄亲王之子，本名奕赓。他在世之时清王朝走着下坡路，他个人也由年轻时风流倜傥自信非常的御前侍卫，潦倒为晚年穷困无告的一介寒酸，在一部题名《鹤侣自叹》的子弟书里，他感喟自我遭逢的不堪回首，却不曾作出呼天抢地之状，倒是着实地用了一番玩世不恭的“冷幽默”：“……说什么煮酒论文谈志量，我只有野老农夫问桑麻。说什么万言策论陈丹陛，我这里没齿甘为井底蛙。说什么高攀桂树天香远，我这里只向荒山学种瓜。说什么玉宇瑶池霓裳曲，我这里夜半山村奏暮笳。说什么浅斟低唱销金帐，我这里柴、米、油、盐、酱、醋、茶！休提那丝联枫阶银潢派，休提那勋名盟府五侯家。这如今貂裘已敝黄金尽，只剩下凌烟傲骨冷牙槎……”虽说外界免不了会把满人的这种高声自嘲，曲解为近似“癫狂”、“没正形”，他们却依然是褒贬由他，安之若素地笑面人生。大智若愚，顿悟是金，满人们的光阴少不了笑声的陪伴。

写到此处，笔者不禁想起另一桩典型的佐证，当然，它也许出自比老舍还晚一点儿的岁月里，却也明明白白地显示着满人的幽默个性——而且是勇于拿自己“开涮”[④]、“幽”本人之“默”的趣事。受到普遍尊重的当代国学大师、满族出身的启功教授，在生活中就是一位颇好拿自己开心的“老顽童”，他写过一首有名的自嘲诗《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试想，汉族的国学大师级人物，是没有人肯如此这般拿自己来调侃的。满人的幽默性情，有时真叫人吃惊，但它也还称得起可爱，却并不肤浅。就拿启功上边的这首诗来说，谁又读不出轻松字面底下那一重、两重、三重的人生滋味呢。“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红楼梦》里，书写得顶精绝的章节之一，是“刘姥姥一进大观园”，穷人刘姥姥来阔亲戚家走一走，她若是一副凄苦莫名的表情，怕是早教王熙凤给打发了，然其偏偏带着平和的心境，憨态的言行，插科打诨的作派，出现在老少贵族之间，让贾母及府邸上下的红男绿女欢喜得什么似的，刘姥姥是以独特的下层人的智慧禀赋，占尽了与上等人“文化互动”的彩头。有论者说：“曹雪芹在这样一部伟大的悲剧中，极不和谐的穿插进这样一个喜剧人物，其审美意蕴是耐人寻味的。她是这个悲剧故事的见证人，是荣国府那锦衣玉食人家的反衬人，是向荣国府里那死气沉沉的贵族之家吹来的一股田野之风，是那些讨好老祖宗的各种虚言假笑中的一声真诚的笑声。刘姥姥以她庄稼人的质朴、愚憨和多少有一点讨人喜欢的小小狡黠给荣国府带去了一点活跃的空气，使读者认为她是一个带幽默色彩的人物。”[⑤]此番评论虽然得当，却稍嫌严肃有余，刘姥姥进府来的桩桩件件，你瞧它是喜剧，是闹剧，是正剧，还是悲剧？对书内不同人物、不同故事意旨而言，它可剥离出不同的结论。笔者以为，说刘姥姥幽默毋宁说作者雪芹深谙幽默，此处他写的，乃是地地道道的一折喜剧，其间展现了刘姥姥的貌憨而实慧，作者调笑适度，温婉可感，饱含生活气息却笔笔暗藏机趣，实得幽默大法之壶奥。从满族这个不乏幽默感的民族中诞生的作家，其字里行间流注的，也不可能老是一本正经。雪芹的诙谐，是深接旗人幽默真章儿的。

清代，随着满族入主中原定鼎京师，满语渐渐淡出于历史文化场域，满族却通过与原来操汉语民族间能动而充分的双向交流互渗，将自身在语言方面的系列信息乃至语言习性，铸入到了北京方言之内。极富表现力的“京腔京韵”北京方言，其最终形成与京旗满族关系密切。学界早就注意到并指出了满人们的语言天分，以及满族作家运用“京腔”写作的高超造诣。胡适说：“《儿女英雄传》是一部评话，他的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这部书的内容是很浅薄的，思想是很迂腐的；然而生动的语言与诙谐的风趣居然能使一般的读者感觉愉快，忘了那浅薄的内容与迂腐的思想。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⑥]其实，旗人们的语言之所以动听“抓”人，除了音调调配上十分悦耳外，大都于表述间捎带上几抹生活幽默，也同样成为惯例。

请继续浏览：[1](#) [2](#) [3](#) [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专题 [民族视界](#) 的相关文章

- 小小口弦的娓娓倾诉
- [影评] 岁月的琥珀
- 汶川羌族羊皮鼓舞和刺绣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 安宁六旬翁百万字小说复活苗族记忆
- 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结束：少数民族

作者 [关纪新](#) 的相关文章

- [关纪新]七律一首 声援汶川地震救灾
- 清代中期的文言小说家和邦额
- 传神文笔足千秋
- 满族文学辞条
- 《中国百科大辞典》少数民族文学条目

中国民族文学网



ཨ་ཁོ་རྒྱལ་གྱི་རིག་པའི་ལྗོངས་ལྷན་ཁག་གི་འགན་ཁུར་ལཱ་ཁག་

جوڭگو مىنلىلە ئى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

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